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

月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此記十月之日躔中星也冬終也取萬物終藏之意金數既窮水德迭王於時為冬孟冬建亥之月日月交會於尾是為析木寅之次也昏則危星在南方之中旦則七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此言孟冬時令所屬也彭氏曰水北方元深而冥昧故取為神名高氏曰行門内地也一作井冬德在水所屬之干為壬癸壬任也癸揆也萬物懐任於下揆然萌芽也其帝則為顓頊其神則為元冥其蟲則為介介甲也黿鼉之類北為元武水屬也其音則為羽羽屬水冬氣和則羽聲調氣至而律應則中應鍾應

鍾者姑洗所生三分去一長四寸有奇亥律也其數則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舉成數也其味則為鹹水潤下作鹹也其臭則朽氣若有若無為朽其祀行行為道路往來之處冬則陰往而陽來也當祭而先用腎腎為水也陳氏澔曰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此言亥月之候也大水淮也蜃大蛤也是時天地閉塞為重陰之始故水以陰而凝於是始冰地感陰而結於是始凍陽為陰化故雉入大水而為蜃陰陽之氣不交而極乎辨故虹藏伏而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此言人君順孟冬所宜之事也鐵驪驪馬鐵色也深為黑淺為元閎者中寬奄者上窄冬為陰寒之候位

處於北天子於是居元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所乘
則為元路駕以鐵驪載以元旂衣以黑衣服以元玉
食為黍與彘而其器則閎以奄以象物之閉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卹孤寡
此言迎冬而行賞卹之事也死事以國事死者孤寡
其妻子也是月立冬大史亦先三日告之天子曰某

日立冬金氣既謝水德方伸時序一更不敢不告天子乃齋戒於立冬之日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至於北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在北故於是乎迎而祭顓頊元冥之神焉畢而還反因殺氣之盛而念死事之臣因死事之臣更念及其孤寡從而賞之卹之所以順時報功且激勸忠義也

是月也命大史衅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此言謹卜筮之事也大史掌卜筮之官筴蓍策也釁塗以血也聖人幽贊神明卜筮之用由來尚矣是月也命大史取龜策而釁之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必占之審之以察其吉凶如有阿私黨比者則罪之而無有掩蔽蓋所謂假於卜筮以疑衆者固法之所不宥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

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此言天子禦冬之具以及順時閉塞之政也鍵牡閉牝也蹊徑禽獸之道也是月也寒氣方盛季秋所獻之功裘天子始服之而命有司曰天氣騰於上地氣降於下陰陽之氣不交所以閉塞而成冬也凡蓋藏之在官者命百官加謹焉積聚之在民者命司徒循行而使之無有不斂致謹於其内故於城郭則坏之

於門閭則戒之而又修其鍵閉慎其管籥致嚴於其外故於封疆則固之於邊竟則備之而又完其要塞謹其關梁塞其蹊徑此皆順時之政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此言謹終之令也衣裳謂襲斂所用也喪事有紀必因時而飭正焉如於衣裳之多寡則辨之棺椁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則審之是其厚薄之度各視

乎貴賤以為差等蓋喪紀者人事之終冬者歲時之終以歲時之終而節人事之終乃其宜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此言考工之事也效獻也功致功力密致也是月也霜降而百工休則器用成矣爰命工師獻百上之功陳設祭器而必案以舊法毋或作為淫靡巧變以蕩

上必以功力密致者為上物既成而後即令工人自刻其名於器以察其實如或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而無所於貸考工之嚴若此此工之所以信度也

是月也大飲烝

此言農畢燕臣之事也烝升也升牲體於俎也是月也農功已畢物之可薦者衆於是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升牲體於俎是為大飲烝

之禮方氏慤曰孟夏飲酎用禮樂則飲烝可知陳注

因烝祭而與羣臣大飲者非是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

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此言蜡祭之禮也天宗日月星辰也社以上公配祭

故曰公社臘冬祭名五祀門戸中霤竈行也天子既

樂歲功之成乃為民祈來年之澤於天宗大割羣牲

以祀公社而及於門閭又獵取禽獸以祭先祖與五

祀此皆所謂蜡祭也至若農民則三時之務亦已勞矣於是勞之使得休息蓋一張一弛之道也案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注故以為互文祭舉於冬在周曰蜡在秦曰臘令行於孟冬建亥之月其為秦人所述無疑矣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此言簡習武備之事也農功既隙為講肄武事之時天子乃命將帥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

力以視其才皆所以順隂義也舊說以為仲冬將大閲故簡習之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此言命官以嚴川澤之禁也水虞謂漁師周禮澤虞𠭃人也是月也水既涸而可以收賦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所出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用不得侵削衆庶兆民過取其財以斂怨於上其有若此者

罪在必行而無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此言孟冬失令之致災也孟冬而行春令則風足解凍而凍閉不密地氣因以上泄陽主發散而民多流亡蓋寅木之氣所泄也行夏令則盛陽振作而國多暴風方冬而不見其寒蟲之既蟄者復出蓋巳火之

氣所損也行秋令則寒反遲而雪霜不以其時金勝而小兵時起有摯斂之象而土地侵削蓋申金之氣所淫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此言十一月之日躔中星也斗東辟軫皆星名辟壁同仲冬為建子之月日月交會於斗是為星紀丑之次也昏則壁星在南方之中旦則軫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

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此言仲冬時令所屬也黃鍾者律之始長九寸子律也孔氏曰黃中色鍾種也陽氣始種於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

冰益壯地始拆鶡旦不鳴虎始交

此言子月之候也壯堅且厚也鶡旦鳥名寒氣更甚則水之冰者於是而益壯地之凍者於是而始拆夜鳴求旦之鳥本為陰類感微陽之生得所求而不鳴

矣虎為陰物亦始感於陽氣而相交矣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元堂大廟北堂之當大室者

飭死事

此亦言謹終之令也死事如喪大記云復而後行死事也孟冬既飭喪紀矣至是而又飭之以王政所重在乎養生喪死無憾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此言閉藏之令也土事土功也暢充也陰氣凝固乃命有司於土功則毋作慎毋發掩蓋又毋發室屋與起大衆皆所以固而閉也夫天地之閉氣一如房室之藏人若地氣沮壞宣泄是謂發天地之房將害及於物而諸蟄皆死害及於民而疾疫喪亡相隨而見

矣所以然者以此月命為暢月萬物皆當使充實於內不宜違時發動故也案農隙之後凡成梁乘屋及教大閲諸事悉將於是月為之此所禁戒蓋偏論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此言申明內政也奄者精氣奄藏之稱尹則主領奄豎之官也淫謂女工之竒巧者是月也命奄尹申明宫中之禁令審察門閭謹慎房室於內外之門戶必

重閉以嚴之減省婦功禁作淫巧雖有貴戚近習易於驕侈者且毋有不禁則疏賤可知矣案此亦屬秦制若周禮宮禁之事掌於内宰宮正宮伯皆士大夫為之而又總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竪而大臣不得與聞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此言所以飭酒政也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秫稻

酒材也湛漬熾炊物事也國家所以供祭祀待賓客者必需乎酒故於既穫之後命大酋釀之於秋稻必齊而裁以量於麴蘖必時而制以候由是加以湛熾必潔而無汚和以水泉必香而無穢盛以陶器必良而不漏又且火齊必得而適生熟之宜酒工兼此六事大酋監之勿令違其法式而酒政舉矣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此言順水德而行祈祀之禮也大川名源若江淮河

濟之類冬令方中水德至盛宜爲民祈福天子爰命
有司行祈祀之典如四海爲水之所聚大川名源爲
水之所出淵澤爲水之所鍾而息井泉爲水之所汲
而養者其神無不徧焉應氏鏞云夏之祈火勝水弱
導其流委廣其潤澤也此之祈盛德在水鍾其淵源
厚其渟畜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
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

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此申收斂之禁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在山林則榛栗之屬在藪澤則菱芡之屬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而使無有不斂矣若是月也猶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獸畜猶有放佚者則是游惰之民也他人即取之亦在所不詰矣至於山林藪澤有能資其物以爲食者則使野虞教之道之凡草木可以采取禽獸可以獵得也或不能而徒事侵

奪則罪其強暴而無所赦焉取之不詰者所以惡其
不謹罪之不赦者所以懲其不公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
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言順時以定陽氣也是月也日行南至於牽牛故
日之短為已極斯時一陽初復是陽方來而與陰爭
萬物之生機皆於是乎振動有不容不安靜以養其
微陽者君子必齋戒其心掩蔽其身而身欲其寧外

去聲色内禁耆欲以安形性而事欲其静盖静則有以待其爭之定陽為主而陰順焉矣案周易姤一陰生於下為五月之卦其爻曰繫于金柅言陰之當制也復一陽生於下為十一月之卦其爻曰不遠復言陽之當養也此記所言亦與易理相備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此又言子月之候也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物感陽氣則香陽氣始萌故芸與荔挺感之而生出以

非正陽之時故蚯蚓猶結麋為澤獸以陰為體故感陽生而角解水泉之枯涸者由於陰極故因陽之生而漸動案十二月候惟二至二分再記之者孔氏謂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此言順時收斂之事也大曰竹小曰箭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當日短至而陰氣為盛

則材於是而堅成故於木與竹箭可以伐而取之是月也天地閉而萬物休官有權設以應事器有暫造以備用者并可以罷而去之至其於關梁門閭則塗之於囹圄則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所以助天地之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此言仲冬失令之致災也氛妖氣也汁雨雪雜下也
仲冬而行夏令則火氣乘之而來年主旱煖氣所蒸
而氛霧冥冥陰不能固陽而雷乃發聲蓋午火之氣
所損也行秋令則嚴凝之氣未固而天時雨汁柔脆
之物受克而瓜瓠不成肅殺尤盛而國有大兵蓋酉
金之氣所淫也行春令則當蟄者出而蝗蟲爲敗感
發散之氣而水泉咸竭虛陽所作而民多疥癘蓋卯
木之氣所泄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此言十二月之日躔中星也婁氐皆星名季冬為建丑之月日月交會於婺女是為元枵之次也昏則婁星在南方之中旦則氐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此言季冬時令所屬也大呂者蕤賓所生三分益一長八寸有竒丑律也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陳氏祥

道曰是爲陰律之始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爲大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此言丑月之候也雊雉鳴也鴈以季秋來賓至是順陽之復而北鄉鵲善巢避歲所在因將改歲故始巢雉爲火畜感於陽而後有聲故雊雞爲木畜麗於陽而後有形故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此言順時以攘除陰氣也出猶作也冬令之終陰慝正盛爰命有司大難於四門披磔犬羊以攘除陰氣維時月建丑丑為牛以土作之則土能制水故又以此畢送寒氣焉

征鳥厲疾

此亦言丑月之候也於時鷹隼之屬善征擊者其取鳥也倍見其猛厲而迅疾蓋以將復為鳩物不極不反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此言順時以畢祀典也天神六宗之屬舊注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四時之功既成則一歲祀事宜畢於此其為地祇則山川之祀也其為人鬼則五帝之佐也其為天神則天之神祇也徧祭以報之而歲

事畢矣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此言薦魚之禮也是月也魚性定爰命漁師始漁天子必親之乃嘗魚而先薦於寢廟凡以重其事而敬其親也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魚者牲類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此言藏冰及治農之事也䏔猶內也重陰之氣極於是月故冰方盛徹外內而皆凝爰命取冰而冰入於凌陰所謂日在北陸而藏冰也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使出五穀之種以檢料之又命農計耦耕之事預修耒耜并具諸田器以東作將始故也方氏慤曰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此言習樂之事也樂以導和季秋既習吹矣至此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所以明有終也鄭注謂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此言季冬收秩之事也秩常也有常數也大曰薪小曰柴凡一歲中郊廟祭祀所需之物有不可不預為備者乃命四監收取常用之薪柴以供大而郊廟及廣而百祀之薪燎案薪燎謂炊爨及庭燎之用馬氏

曰收秩薪柴則藏事至是為悉矣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歳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此言歳終之候而及其令也次舍也紀會也幾近也而猶汝也是月也為歳事終始之交自去年季冬日次於元枵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元枵則日窮於次矣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元枵每月相會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元枵則月窮於紀

矣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則星回於天矣一朞之數將於是乎終而歲且更始唯在上者專壹汝之農民毋得或有傜役以妨始榖可也

陸氏佃曰次言象紀言歷變窮言回回無窮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此言更始勤政之事也飭正也國典六典之法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時令歲時之令也天

予於歲之將終乃與公卿大夫共整飭國典審論時令以預待來歲之所宜行此所以道法有常而政事修舉也黄氏曰孟春一歲之始則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季冬一歲之終又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先王憂勤惕厲慎始敬終之心蓋如此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

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此言重祭之事也次次序也歷亦次也聖王致力於神以為民祈福故祀典綦重而所以供其事者必與天下共之乃命大史次序侯國大小之列賦其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蓋所取者廣尊之也又命同姓之邦專供寢廟之芻豢蓋所取者近親之也命

宰歷數卿大夫以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蓋所取者雜則多且殺也凡此皆出於民力而必於諸侯卿大夫以下賦之者正使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也案治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而聖人之祭凡以為民也勤民即所以事神故聖人之於鬼神也無私祈而鬼神之於聖人也亦無私福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

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

此言季冬失令之致災也命名也季冬而行秋令則白露應秋而蚤降介蟲應金而為妖民畏介蟲為兵象而四鄙入保蓋戌土之氣所應也行春令則生氣早至而胎夭多傷生不充性而國多固疾名之曰逆害莫大焉蓋辰土之氣所應也行夏令則水潦盛昌而敗國時當有雪而不降盛陽相爍而氷凍消釋蓋

未土之氣所應也顧氏臨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内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廵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哉案此說爲得禮意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舉人臣徐秉敬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一

曾子問

此篇多論喪祭之事汭氏城曰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

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此言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也攝主謂上卿攝國事者裨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服裨衣而着冕故云裨冕諸侯之卿大夫絺冕及玄冕也束帛十端五兩也等階

之級也祝聲三祝為噫歆之聲者三噫是歎恨之聲
歆是欲其歆饗之義皆以警神聽也某夫人之氏也
几筵在殯東特設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
曾子問曰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然亦有吉凶雜出
之時若君薨而世子生處此當如之何孔子曰古者
未殯弗告既殯則告於殯殯在西階而羣臣朝夕臨
之位在東階下將告則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
階之南變哭位而近殯也羣臣皆服衰大祝獨裨冕

而執束帛以接神故祭服也升自西階盡等而不升堂位酌其遠近之中也命毋哭告神宜靜也祝聲三既警神聽而後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明繼體也升堂奠幣於殯東几上哭而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而不踊盡一哀乃復朝夕臨之位遂朝奠如常儀時則小宰升堂舉幣而埋之兩階之間告殯之禮如此案喪之臯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也夫禮以辨吉凶吉凶雜出而處之悉當豈非天理自然

之節文乎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此言世子生三日名之以見殯之禮也子拜哭踊奉

子者拜哭踊也凡踊三度為一節孔子言至三日則
衆主人卿大夫士悉至西階下列位如初告子生之
儀大宰大宗與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服祝先
進子從大宰大宗為詔賛君事故後從當是時子自
為主故不從攝主入殯宫門哭者皆止子升自西階
不忍從先君之阼階也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
亦北面祝為噫歆之聲者三旣警神則名子以見曰
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少師奉子拜稽顙哭祝宰宗

人在堂上衆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者哭踊爲三節者三然後降而盡反其朝夕之哭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爲三節者三襲衰杖朝奠而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之神葢三日見殯之禮如此寀世子之生所以祗承廟社統壹臣民也踊襲衰杖則成乎其爲子告五祀山川則正乎其爲君矣三日負子日也因負子名之喪禮畧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此言葬後世子生之禮也禰謂父殯宫之主也曾子問曰如君已葬而後世子生則又如之何孔子言未葬而告於殯已葬則告於禰斯時也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焉三月乃見既見乃名於禰因以名徧告及於社稷宗廟山川孔氏曰既葬無尸𡈼惟有主在漸神事之故以廟名而曰禰不云攝主者葬竟則喪之

大事已畢故自還依大宰之禮也前不云社稷宗廟

此不云五祀相互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

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此言諸侯朝覲將出之禮也祖禰皆奠幣以告互文

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聽國事也牲鄭

注當為制令如字五官五大夫典事者不云曾子問

因上起文也孔子言諸侯當朝覲之期而將適天子必先奠幣而告於祖禰之廟裨冕以聽國事命祝史徧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又戒命國家之五大夫使無廢弛其職事而后行行必軷祭而後出告者不過五日近則就告遠則望告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及其反亦如之孔氏曰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令諸侯往朝為天子將廟受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鄭注謂制

幣一丈八尺陳氏祥道曰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此言諸侯相見將出之事也五廟大祖之廟與二昭二穆也孔子言若諸侯相見亦必告於禰廟服朝服以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及所過山川而亦命國家之五官祖道而出迨其反也必親告於祖禰更命祝

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至於聽朝而入則禮成矣案注

疏諸侯朝天子著冕服諸侯相朝惟著臨朝聽事之

服山川所不過則不告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

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

此言並有喪葬之事也次謂大門外之右平時待賓

之處殯鄭注當為賓今如字曾子問人生或不幸同時而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其先後之次當何如孔子曰以父母言之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禮也自母啓殯以至於葬皆不設奠行葬之時柩車出大門即行不以悲哀不忍之故暫停於次為父喪在殯也葬母而反設啓殯之奠以告於父遂營葬父之事其虞祭也必先父而後母禮也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案孔疏云

不奠謂不奠父而唯設母啓殯朝廟祖遣之奠是奠先輕也疑經謂母自啓及葬諸奠皆不設而遂行葬并門外亦不哀次是謂葬先輕耳辭於殯即啓殯之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此言宗子宗婦之重也宗子大宗也孔子言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惟宗子不然雖七十無無主婦葢族人之婦不可以無所統若非宗子則雖無主婦

可也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
孔氏曰此亦謂大宗之無子孫及有而年幼者否則
可以傳繼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
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此言冠子逢喪之事也冠者謂賓與贊禮之人内喪
同門也曾子問曰如將冠子賓與贊者已及門與主

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則將如之何孔子言若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於廟吉凶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可以冠但禮至三加之後應設醴以禮冠者今則三加而不醴徹去待賓之饌埽除舊位使潔淨更新然後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方氏慤曰冠禮內喪則廢義有所屈也外喪則冠義有所伸也然雖冠而不醴以變常而為之殺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此言將冠未及期日而遭喪之禮並及父沒後之冠禮也酌而無獻酬曰醮冠禮醴重而醮輕醴亦無酬酢而異者三加之後總行一醴醮則每一加行一醮

凡三醮也孔子既答曾子之問又言將冠子未及期日而遭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著喪服而加喪冠以其俱為成人之服也曾子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天子賜以或冕或弁之服於大廟受賜者榮君之賜歸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是時惟有冠醮無冠醴若改冠則當醴之今既不醴是不改冠也惟孤子除喪而冠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已冠則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乃饗冠賓及贊者蓋已除喪而用吉禮也案內則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之年無定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注謂可冠昏而士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之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齊功之喪不因喪冠也上節已及期日尚不因喪而冠況未及期日乎惟父母之喪年幾二十不

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可因喪而冠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成王年十四居喪明年六月既葬乃冠此記又有父沒而冠之禮是父母之喪亦不盡因喪而冠則齊功可知當闕疑以俟知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此言喪祭簡畧之事也練小祥祭也不旅不旅酬也
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孝公隐公之祖曾子
問曰祭而旅酬禮也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
子曰是惟小祥之祭為然聞之小祥主人練祭但致
爵於賓賓不舉此爵而行旅酬禮也若大祥則可矣
昔者魯之先君如昭公方練祭而即舉酬行旅非禮
也孝公已大祥而猶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案鄭注奠
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也

致爵者特牲禮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致爵於主婦也主人西階上獻賓賓卒爵主人酌酢北面酬賓賓奠觶於薦南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内兄弟畢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乃取所奠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洗酌於尊各舉觶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筭

爵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此言為死者服還得為死者饋奠之事也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

衆反者反而上也曾子問大功之喪可以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言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蓋據為所服者饋奠而言曾子不悟此㫖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為他人乎孔子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凡殯奠主人悲哀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則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之人也孔疏云大夫子及家臣皆

斬衰子不親奠家臣辟天子諸侯不得饋奠故惟遣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弔服加麻則朋友也或曰不足則反之謂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公食大夫禮先者反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此言為所服者得與於祭而并釋輕喪重祭之疑也

祭謂虞與卒哭之祭曾子問若已有小功之喪可以

與於祭乎孔子仍據所服者答之言何但小功自斬

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太輕喪而重祭乎不知

使服重者與喪祭正所以重喪也故孔子曉之曰天

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大夫則齊衰者與

士祭若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孔疏云知與

祭為虞卒哭時非練祥者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

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此申言有喪服者不得與祭也祭謂吉祭廢猶除也曾子問若相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否孔子言已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

得自祭其宗廟又何得助他人之祭乎又問喪服始除或可以與於在殯饋奠之事乎孔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非禮也若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其或可也案曾子以凶事相因疑得助奠而孔子以非禮斷之知除服猶不得相為則知有喪服者決不可與於他人之祭矣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此論昏娶遭喪之事也吉日謂昏期也某之子某字是伯父之名使某致命某字是使者之名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矣而女之父母死則處之當如何

孔子言此時壻當使人往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然凡弔彼為父喪則此稱父名彼為母喪則此稱母名若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其親而嘉期尚遠則壻之伯父使使者致還其許昏之命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恐繼此不得復為兄弟故使某致命言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女氏聞命許諾而不敢嫁其女禮也壻既免喪女之父母使請成昏壻猶弗取而後以女

歸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則致命於男氏者禮亦如之

羅氏欽順曰壻弗取免喪之初不忍遽從吉也女氏

再請壻曰有先人之好在又重之以嘉命敢不敬從

而后嫁之所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案此與舊說

異而於義爲長壻弗取者猶戚戚乎爾葢不親迎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

女反

此言逆女在塗者遭喪之變也服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曾子問親迎女既在塗若壻之父母死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女當改其嫁服用布為深衣縞為總以奔舅姑之喪若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女反奔喪服期案既嫁之女所以降其父母之本服者義無兩重也若在塗而反則猶未嫁也鄭注以為服期疑未是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此言處喪與昏之禮也曾子問如壻親迎在塗女未至而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男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入大門改其嫁服服深衣於門內之次改服畢然後

即位而哭曾子問如是則昏禮燕飲停矣除喪之後不可復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祭過時即不復祭者禮也況輕者豈可反於初乎案除喪不復昏禮黄氏以終廢見舅姑與廟見為疑所謂禮者注云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此言昏禮之重也孔子言昏禮者女之終婦之始也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當其嫁女則其家三夜不息燭者以思相離不能寢寐故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當其取婦則其家三日不舉樂者以思嗣親不無感傷故也成昏之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三月見於廟祝辭稱曰某氏來婦言來為婦也必擇吉廟見以祭者以婦應供養舅姑故成其生時盥饋之義也案舅姑有偏沒者崔氏曰厥明婦盥饋於其存

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此皆謂適婦若庶婦則不饋亦不廟見張子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其可以事宗廟與否於此時決之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此言未成為婦者既死之禮也皇大也曾子問女若

未及廟見而死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是則不遷柩而朝於祖廟亦不祔主於祖姑之廟壻為之服齊衰而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仍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未廟見者未得成其為婦也或曰此未廟見而死謂舅姑皆沒者若舅姑存則厥明見於舅姑舅姑醴婦而授之室不可謂未成婦也死當葬於男之黨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此言女子昏禮之變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矣而女死則處之如何孔子言壻當齊衰而弔以曾請期也既葬則除之未成婦也若有吉日而夫死則女亦如之案鄭注謂女服斬衰或謂女在家從父禮不貳斬亦當齊衰也三月未廟見尚曰未成婦方有吉日而死即服之哭之於義為疑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

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此言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也亟數也曾子問喪有孤廟有主禮也喪有二孤廟有二主亦禮也

與孔子言在天無二日在土無二王祭之嘗禘郊社其尊無二上明乎廟之必無二主則無疑於喪之必無二孤矣我未知其為禮也古禮師行必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也昔齊桓公亟舉兵作假主以行反而藏之祖廟廟有二主實自桓公始也至於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既辭之而不獲命遂為主客入弔則主宜拜賓康子尊卑不等但當哭踊而已乃立於門右北面

當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哭之時而亦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能辨也今之二孤則自季康子之過也案注疏鄰國之君弔賔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唯君荅拜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

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此言行師而載七廟主之非也齊車金路也曾子問古者天子親征其師必載遷廟之主行乎孔子言非獨行師也天子巡守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凡事稟命所以明有尊也今乃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

矣葢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然耳老聃爲多聞古禮者吾聞之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至卒哭成事改題而後各反其廟若諸侯大去其國則大宰取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諸侯祫祭於祖則祝迎高曾祖禰入大祖之廟主之出入必蹕止行人而不敢瀆即天子可知矣葢老聃之云

如此案吳氏澄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主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親者也君將出行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必於齊車者方氏慤謂有齊敬之心是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此言無遷主者奉命以行之禮也曾子問古者師行必載遷主固也若無當毀之廟則將何主乎孔子曰是則主命焉耳曾子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凡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告訖遂奉此幣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是則已受命而神實憑之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玉而后就舍反必告於廟設奠既卒然後斂此幣玉埋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此主命故也黄氏震曰主命者主在廟而

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益可見齊桓作偽主之為非禮矣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

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此言諸侯之子於慈母無服之事也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謂庶子王為其母攷家語作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子游問喪慈母一如母之服禮有之與孔子言此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乃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乎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者性行良善及其死也公弗忍而欲喪之有司據禮以諫曰古禮慈母無服今君而乃為之

服是逆古禮而亂國法也君舉必書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昭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葢是慈母之服公固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乃自魯昭公始也案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

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是無服者内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保母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孔子言君命所使教子者是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一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二

曾子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

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此言行禮有故而不得終之事也旅見衆見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兵則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盾中央用鼓曾子問若諸侯衆見天子已入門而不得終禮其廢者有幾孔子言有四曾子請問之孔子言如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旅見之禮廢日食乃天變之大者其象為陰侵陽諸侯皆在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

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若天子之大廟火則諸侯亦從天子救之不以方色倉猝不及備也不以兵無所用兵也曾子又問若諸侯相見既揖讓入門而不得終禮其廢者有幾孔子言有六曾子請問之孔子言如天子崩君之大廟火日食后及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相見之禮廢焉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

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此言有故廢祭之事也接捷也曾子問若天子有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設矣而適逢天子崩后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此惟有廢禮而已曾子又問簠簋既陳猶祭前也若當祭而適有日食大廟火之變則其祭也如之何孔子言牲如已殺則減畧節文務在速祭而已矣如牲至而猶未殺則廢以有

事於日與廟也案接祭取速祭之義於日食而郊社五祀固有可行若大廟方當禘祫而火則以救火遷主為急祭似當廢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此言五祀之祭之變禮也侑勸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孔子言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其祭惟天

子崩未殯則其祭不行侯殯訖而後祭其祭也迎尸入坐尸三飯巫祝不更勸侑使滿常數攝主酌酒酳尸尸卒爵而不酢如是則止矣此殯後祭五祀之禮也自啓殯往葬至於反哭亦不祭五祀侯葬訖而後祭自獻祝以上其禮皆行惟獻佐食以下仍闕此又葬後祭五祀之禮也案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今以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諸侯之祭十三飯天子之祭十五飯也不言

嘗禘郊社者三年之喪嘗禘不行而祭必俟吉若天地社稷則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皆越紼而行事無殺禮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此言諸侯當祭遭變之禮也比及帥循也曾子問若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設矣而適聞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此惟有廢禮而已自薨以及於殯自啓以至於反哭皆率循天子殯後葬後祭五祀之禮案不言郊禘諸侯不得郊與大禘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

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此言大夫士當祭遭變之禮也曾子問若大夫有宗廟之祭咼俎既陳籩豆既設而不得成禮其廢者有幾孔子言有九曾子請問之孔子言如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此九者禮皆廢惟門外之喪自齊衰以下皆行以地異而服稍輕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祝不

復侑主人酌酒酳尸尸不更酢主人如是則止矣大功服輕其禮稍備至十一飯之後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則止矣小功緦又輕其禮較備維時尸祝佐食俱在室中至十一飯之後主人行獻尸獻祝獻佐食之事則止矣士又異於大夫雖緦麻亦不祭所祭者惟於死者無服則祭案所祭於死者無服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謂已雖服緦於祖禰則無服皇氏侃曰從母雖於已小功於父則無服亦不廢祭推

此則如繼父無後者為之期亦不廢已之祖禰之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此言有重服者不得弔人之事也曾子問人子在三年喪服之中可以弔哭於人乎孔子言三年之喪即至於小祥練祭猶不羣而立旅而行為其笱語忘哀也君子之行禮也以飾情故内外欲其相副苴衰經杖為至痛飾也若三年之喪而弔哭不已失之虛妄

乎葢弔哭宜哀忘已哀則服為虛若心存已哀而往哭又於弔為虛也豈所謂禮以飾情者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此言親喪弗除之事也曾子問大夫士有親喪可以除之矣而適逢有君服焉則其除之也當如何孔子言有君喪服於其身即不敢為親成服夫初喪尚不得成服而終喪又何除焉此所以雖過時而弗除也至君服既除然後舉行殷祭禮也曾子問父母之喪本屬至痛今因有君服而遂弗除以致其終身之憂不亦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以其時過時弗追舉者禮也君子居父母之喪非弗能過於哀而勿除也

恐其踰禮制而不敢也故四時之祭過則不復追祭者禮也案殷祭孔疏謂小大祥祭張氏謂宗廟之盛祭觀下經有殷事則歸是月朔月半薦新之奠皆不廢即不廢二祥之祭可知葢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所謂祭不為除喪是也此殷祭當是新主初入廟之祭天子諸侯因乎禘祫大夫士亦必辯祭其高曾祖禰故謂之殷祭過時弗舉過時不祭言禮有所止以見喪服不可不除之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此言臣子於君親之喪當各致其哀而曲盡其禮也殷事朔望及薦新之奠也曾子問如君薨既殯臣在

朝夕哭臨之位矣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當歸家治喪惟君有朔望薦新之奠乃之君所朝夕則否又問如君既啓殯臣在送葬之列矣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當歸哭親喪復反而送君之葬俟葬畢乃歸治喪事又問如臣於君喪未殯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人君五日而殯此時當歸殯其親而後反於君所家有殷事則暫歸於家尋常朝夕之奠不親

溢而使人攝之大夫則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若大夫往君所其内子為君啟事亦必之君所唯朝夕則否鄭注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君未殯而有父母之喪其哀雜則主於君内子大夫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賀氏循曰君不厭臣故君殯而父母喪有歸之義案此章舊說悉以君親對推之而亦不盡然蓋喪以未殯既殯既啓為三節未殯則尸露既啓則棺露

最為嚴急之時惟既殯差緩耳殯前襲斂諸事是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故君之殯君之子親之而臣特從之父母之殯則必其子親之若如孔疏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秖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將恐尸蟲出戶而抱痛無窮揆之不奪人喪之義其不然審矣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此言謚由尊者出之事也誄以定謚謚必由尊者而後定則名分正而美惡皆得其實是故賤不誄貴者之行幼不誄長者之行禮也天子至尊無二故大臣於南郊必稱天以謚之自天子而外若諸侯以同等相誄即非禮也而況賤之於貴幼之於長乎盖誄者累列其生時行迹以作謚也大夫請於諸侯諸侯請於天子天子則若受命於天然亦有誄而不謚者鄭注特從其多者言之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此言君喪外歸之事也椑親身棺也闕謂毀宗也所毀宗殯宮門西邊牆也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而以椑從君薨於外則其入當如之何孔子言其時若已大斂而供殯服則子從柩宜著麻

弁環經疏衰麤屨苴杖柩毀宗而入升自賓位之西階此葢親將殯而以事神之禮事之也如方小斂則子首唯著免身亦惟著布深衣以從柩而其入自門升自主位之阼階此則親未在棺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矣凡此乃君與大夫士之達禮無異節也鄭注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升自西階於此正棺而服

殯服既塗而成服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案周人大斂於阼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以便大斂殯於西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此言送葬聞喪之事也封窆同曾子問有如君之喪

既引矣而臣忽聞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惟有遂送君柩既窆即歸不待嗣君既返而後返也又問如父母之喪既引及塗矣而忽聞君薨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惟有遂送親柩既窆即改去所著之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其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

常事

此言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也大夫之牲以少牢為上故曰上牲孝子謂宗子介子謂庶子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曾子問如宗子為士而庶子為大夫則其祭也如之何孔子言為庶子者當以應用之上牲而就祭於宗子家之廟祝辭則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歳之常事所以貴禄而重宗也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

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明矣然不可二宗别統故其
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
不配布奠於賔賔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賔曰宗兄
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此言庶子攝祭之禮也厭厭飫神也假當作嘏謂祝
致福慶之辭綏周禮作隋尸即席取菹擩於醢祭於

豆間及祭黍稷肺令尸自綏祭而主則否也辭猶告也孔子言若或宗子有罪居於他國而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辭則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歲之常事凡禮之畧於宗子有五焉尸起佐食徹薦俎設於西北隅謂之陔饌所以飫神令攝主不厭祭嗛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避正主故不旅酬不受嘏不綏祭當祭之初尸未入祝必告神曰孝孫某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令不敢備禮故祝辭不及配也所謂

不旅者主人酬賓之時既布奠爵於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奠於俎南即不舉之以酬兄弟助祭之賓亦不歸以俎肉宿賓之辭曰宗兄宗弟宗子以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辭蓋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也案以祭之次序而言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嘏不旅不厭祭此從祭末至祭初逆陳之見攝主非正也鄭注云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為陰厭尸謖之後為陽厭此不厭不陽厭也攷特牲少牢

禮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饗神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改饌也饗神改饌皆以飫神鄭注訓為厭飫是也即以為陰厭陽厭則儀禮並無明據下經云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孔子明言厭祭為殤設也宗子之殤有陰厭凡殤與無後者有陽厭孔子特為曾子言之非謂凡吉祭皆有陰厭陽厭也吉祭之饗神改饌謂之厭祭可也謂之陰厭陽厭不可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此言重祭之事乃支子不祭之變禮也若義之若順也首本也曾子問如宗子去在他國不識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言家有子孫不可乏祀其祭

宜哉曾子又請問祭之禮當如何孔子言庶子無爵不得祭於宗子家之廟亦不敢自祭於家但當望墓為壇以時致祭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得以祭於家祝辭稱子某而不稱孝子某庶子沒則稱名之禮於是而止葢其子為庶子之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之祭者不本此義而率意行之故秖見其誣於祭也案鄭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謂宗子無爵不

立廟或宗子無罪居他國先以廟從也方氏慤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祭而又殺焉蓋聖賢之論宗法其謹如此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此言祭必有尸之事也曾子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必合有尸乎若不立尸而厭祭亦可乎蓋祭

初尸未入祭末尸既起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祭成人而死者必有尸以成人威儀具備宜立尸以象之也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於同姓孫行之適者惟祭殤不立尸而厭祭以其未有成人之威儀也若祭成喪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其可乎

徐氏師曾曰祭成人則既有尸而又厭祭殤則但有厭而無尸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

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此言祭殤之禮也陰者室西南隅謂之奧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正與牖對以其光明故曰陽祔當為備肵敬也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陰幽者有厭於陽

明者曾子問祭殤禮畧何以備此兩厭乎孔子言是益殤而分為之祭非殤而備為之祭也殤有宗子庶子之不同宗子雖尊殤則無為父之道而庶子不為之後也但其卒哭後之吉祭不用祭殤之特豚而從成人之特牲以隆之而已至平時祭殤之禮所殺於成人者有四焉凡祭佐食者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祭殤無尸故不舉凡尸食之餘主人敬尸而歸之肵俎今無尸故無肵俎太古以水行禮後世重古

而設之名為元酒今以殤降故無元酒凡事尸禮畢出立户外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無尸故亦不告是之謂祭殤之陰厭以其在室中陰暗之處厭之也其他庶殤及庶子之無子孫者若是宗子大功以内之親則於宗子家之祖廟祭之與祭宗子之殤畧同惟其祭必當室中明白之處尊於東房與宗子之殤為異是之謂祭殤之陽厭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

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張氏曰室以奥為尊故宗子之殤厭於奥方氏慤曰陽尊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暗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

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此言葬引至塗而逢日食之事也塴道也凡柩北面而出道右謂道東反復也數速同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痁病也曾子

問如葬引至塗而值日食則將變常禮而且止乎且不變而遂行乎孔子言吾嘗見其事矣昔者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逢日食老聃因令某止柩以就道右并止哭以待日之變動俟日光復常而後行蓋以為此禮也反自葬所而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而貴乎速葬者也今也日有食之而不知其食已之遲速則豈若遂行之為愈哉老聃曰凡諸侯之朝天子必見日而行逮日止舍而設奠於行主大夫之奉使

亦見日而行逮日而舍皆以防患也故柩亦不蚤出
不莫宿其有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
乎若日食而既安知其不見星而如之何其可行也
且君子助人行禮不可使人之親或病於患難吾聞
諸老聃如此云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
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
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

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此言使臣客死招魂之事也曾子問如臣為君出使他國而卒於舍禮有公館復私館不復之文凡國之待使臣而為有司所授之舍即公館已何以有私館而謂之私館不復也孔子曰禮固有難明者善乎子之問也其有非君命所使而卿大夫士之家私相停舍者曰私館若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則曰公館禮云公館復此之謂也方氏慤曰聘禮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凡公命所使舍客者即公所為也

曽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此言葬下殤之事也土周一名堲周輿猶抗也與舁

同義機者轝尸之牀無足以繩絚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鈎之史佚周初良史曾子問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於園中但以衣斂尸而置於機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惟塗邇故也若去墓之塗遠而不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不識其葬也當如之何孔子言吾甞聞其事於老聃矣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葬而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之曰何不棺斂於宮中而以車行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為

之言於周公周公曰何不可者葢禮有從權而無害於義故史佚行之是下殤之用棺衣之棺之自史佚始也戴氏德曰七歲以上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哭之朝夕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董氏曰以日易月謂本期易以二十五日本大功易以十三日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

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此言為尸敬尸之事也弁爵弁也凡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為君尸而弁冕者以君之先世或有為大夫士者故也曾子問若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已受君命而齊戒越宿矣而有齊衰門内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當出舍於公館以待行事事畢然後歸哭而不以凶干吉者禮也因言尸既弁冕而出卿大夫士遇之皆下車尸亦必式而禮之出必有前驅為辟道也

案尸必取於適不敢以卑者憑吾親也必取適之有爵者不敢以賤者憑吾親也此卿大夫爲尸於公是同姓之公族若士大夫則取適之無爵者辟君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

其利者吾弗知也

此言居喪奪情之非禮也子夏問人子遭三年之喪既卒哭而金革之事無敢辭辟者為是禮當然與抑其初或有司逼遣之而然與孔子言在乎夏禮殯後即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而致事記有之三年之喪君不強其任事以奪人之親臣亦不可干事以自奪其親也其此之謂乎子夏又問然則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於禮非與孔子言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

伯禽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卒哭而征之是急王事而有爲爲之也今居喪而用兵以逐利者吾不知其何禮也案鄭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則卒哭而致事孔疏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此云伯禽卒哭益母喪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二